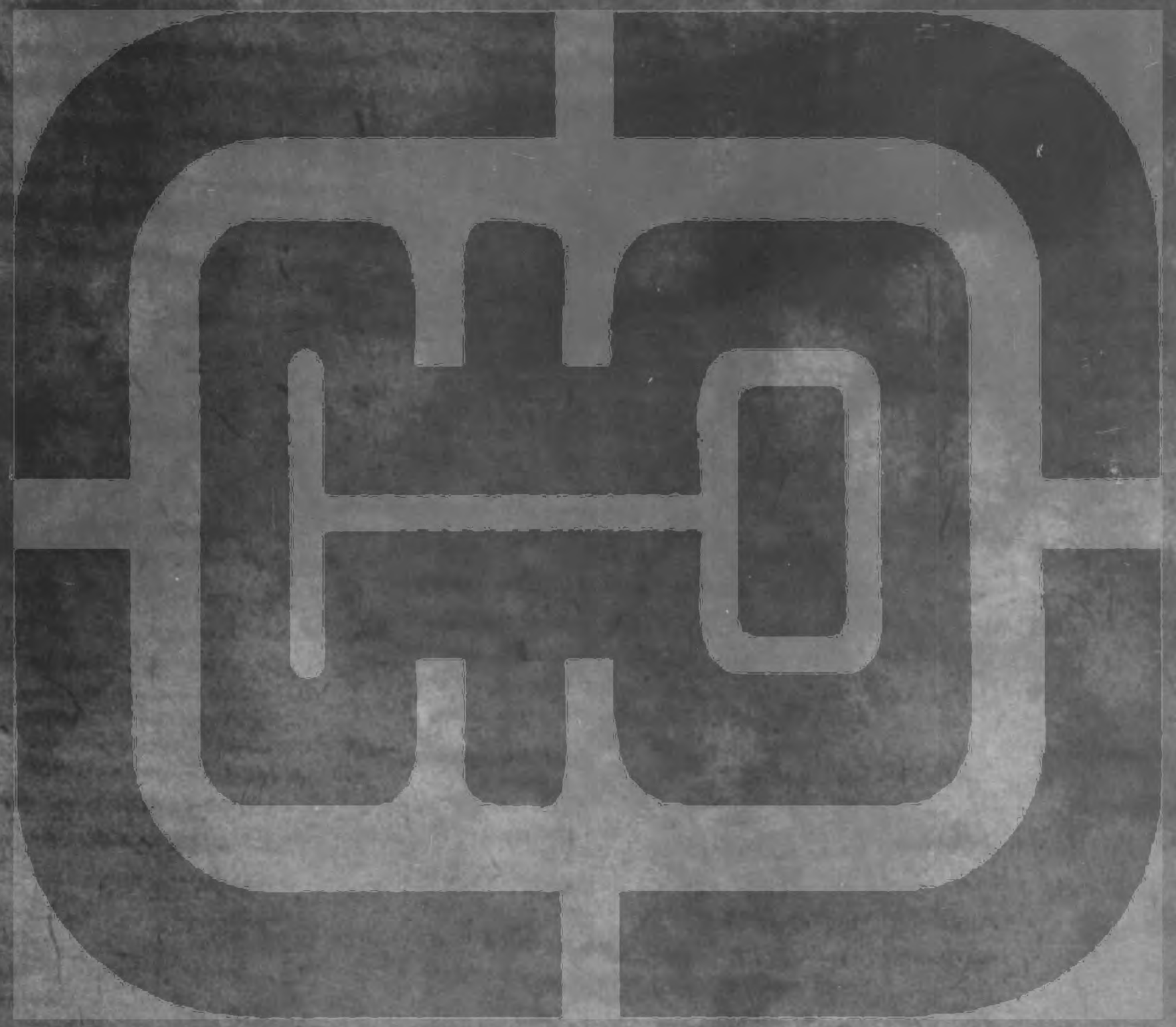


尊拙堂文集卷之六

故鄒丁元薦長孺甫著

傳

三太宰傳

傳三太宰者何予悲夫太宰之从以空名寄也平湖餘姚一時接武而太宰始卽眞難之也从假者何曰彼一時也江陵才鷙而悍巨璫保暱之挾少主令天下臺省廩廩抹過太宰以下頫首受顧指天下以爲

固然江陵敗言事者毛舉諸大臣長短上心疑故示不測于誅賞是明以事權還吏部而海豐不受也潦倒盡失故步以去矯矯商丘宋公纁天故促其期以啟三先生三先生攬久頓之轡策振積衰之士氣白日震霆不色驚虎豹九關不內阻衆口交誶不前却苦心哉即釜鬵十九然風波震撼中令士大夫銳焉持清議與天子宰相抗而世局一變三先生力也然則太宰必與執政左與曰否否公旦相奭居太宰未有不和衷者也惟衷乃和書不云乎無偏無黨衷之謂也是以君子論其世

陸莊簡公諱光祖浙之平湖人字與繩嘉靖丁未進士初令濬濬巖邑也甫下車省瘠里五之一亡何廓其郛城之簡練士伍萑苻之窟一空邑有盧生柟夙負才以得罪前令久論死柟故人謝榛走長安白柟枉狀十餘年無敢任者公立出之御史故難公曰若不知柟富耶公正色曰獄果當也陳仲子無生理不

者石尉何避焉御史改容謝已劑馬政議役法强項
迕當事意大司馬錦至借軍興法劾公上不問歲稜
臺使者以非時不爲奏公具疏請蠲賑甚懇上特報
可督撫以下嚴事公時仁和張太宰守郡故抑之曰
令少年不一挫其銳不大器公貴居恒歎曰張公其
藥石也終身不敢與劍禮宗人炳藉上寵氣燄炙赫
機術籠罩一世士而分宜相雅才公時出好語誘致
門下公謝而祠祭南曹予告數年起祠郎裁諸方伎

近幸請靖悼王祭 先是憲懷太子薨羣臣不赴祭玉
如是靖悼王薨公力持議乃得具祭
禮受知裕邸今上生公特請告廟受百官賀上頷之
有頃賜聖母寶鎞衆服公持大體亡何改吏部驗封
司歷考功文選郎公負人倫鑒腹笥別具陽秋而又
善容訥逸客冗流靡所不耳目或謂銓曹重地寧蹙
蹙造請爲公咲曰此正銓曹事也君欲某樹棘扃戶
銓次天下士耶時太宰嚴文靖 訥 倚公如左右手公
重自負意所獨注圜轉機迅海忠介以興國令被糺

方候調特遷戶曹郎劉御史陽以鄉進士久在告陟
光祿卿謝令侃擢自尉張別駕澤由歲貢士晉泉僉
皆異數一時名碩如胡莊肅松吳介肅嶽王恭節廷
毛端簡愷張恭懿翰王襄敏崇古並澡雪萋斐中推轂
無虛日而朱少宰其知襄也當塗心薄之畏其輿援
不敢動公乘間出爲南司空服者卒不勝忌還太常
少卿壽削籍居數年華亭之難作以新鄭修郤故公
力左右之事旋解華亭德公甚曰吾愧與繩尋起南
太僕轉太理卿工部侍郎江陵方柄政公其同年生
也以故事候待漏院大僚皆屏息立語公索坐坐故
久江陵目攝公前後調護給事余懋學御史傅應禎
劉臺比部郎王用汲語劍切江陵蓄怒久及爭改折
漕糧大恚曰浙人難事如此公曰某忝九列顧不得
使論列天下事哉公奈何以訑訑聲音拒人千里外
乎移疾歸江陵敗薦起南兵部改少宰時攻江陵者
氣銳公又力爲江陵解執政倚公宿望曰微迺公不

能彈壓諸少年也而御史李植江東之丁此呂輩爭
壽宮發科塲諸不法事語侵執政上心動公佐楊太
宰巍上疏劾諸言事者左遷各有差言者益譁亡何
遷南司空謝病歸又二年起南司寇以職守裁抑諸
臺省臺省不相下公白簡爭之强主事劉以漁不受
御史囑御史氣凌之公不直御史事尋白亡何入爲
司寇改太宰執政力也攻者斷斷未已公不顧鋭然
以清議爲已任參政張養蒙徵太僕少卿巡按浙江
御史蔡系周出副閩泉鳶公者與攻公者錯愕出不
意未幾量移故御史萬國欽比部郎饒伸嚴旨誚責
選郎王教罷爲民公疏掊曰二臣得罪閣臣未嘗迕
陛下二臣實臣註擬罪止在臣上不允壬辰大計外
吏公與考功郎鄒觀光矢心任事特簡公廉寡慾及
能甘清苦官許孚遠顧憲成等二十有二人品第上
請褒寵錫宴快于輿論而又以其間搜剔臺省諸蠹
于是吏科都給事陳與郊陟太常少卿矣以禁餽遺

謫給事王遵訓丁應泰御史某某以郡國吏議謫城社之奸洗滌幾盡時御史大夫李世達同在事與公相倚爲重舊制巡方使者報命御史臺課其稱否以聞詔可方復職闒葺者率以虛文應李公持臺規繩諸御史鹺使者韓介坐失舉廉吏王貽德張佐治調大理評公志也公嘗謂人才國之元氣尤注意老成雲南叅政王時槐太僕丞蔡悉鴻臚卿王樵並以名碩考槃數十年一旦由田間驟起九列恭簡不二歲躋大司寇而許京兆孚遠以捄李中丞材外謫服未闋推右通政尋開府七閩或問曰公之啟事洵善矣多要津所不予之人何也公徐應曰操世柄者不宜予天下以好惡之隙抑情而平之勢不得不矯請一切從某始先是富平孫公丕揚代公司寇長安老隸詫曰是故驄馬以專擅編氓公者耶公聞而咲曰鄉吾被放謝恩歸而揖御史于朝片語相知今三十年矣趙少宰用賢沈戎政思孝蹇諤自喜廷議數面辱公公故

折節頻而柔之且力爲推輓少宰時語所親曰吾乃爲平湖所容而戎政巖居久每扼腕時政曰持公議而不以愛憎奪者平湖一人而已識者以此窺公權略而執政獨嗛公次骨曰不自意爲老禿翁所賣公謝曰祖昔爲郎文貞知我我不敢稍貶以狥文貞嘗薦士祖不可文貞顰蹙曰業已聞上矣奈何祖避席曰相公不以祖不肖備員銓司誓不敢以所未信阿相公意以誤天下請從此辭文貞始若不堪卒相信今老矣誓以文貞報相公不意相公望之深也公在吏部久由曹郎至太宰先後相距二十餘年時局遞遷公孤立一行其意大指以抑僥倖振孤寒爲急勢當極重不可返物情欝結上下爭睨公以其左右足爲低昂而公侃侃發舒寧失上意以申公論蓋統均不逾歲而仕路一清生平節槩聲價遂定近世之姚崇也茂苑去蘭谿新建出中肯大拜公以非故事爭之婁江謝曰詞林鱗次固自有例公抗顏曰宰相以

例進寧若椽史耶即疏陳祖制力言會推之典必不可廢上報可著爲令及廷推閣臣政府意有所私公固抑之而衆議以故事列公名居首旨再詰讓給事喬胤力詆之遂歸時王山陰公家屏亦以封還手敕同出國門也公解組杜門後進有以知人叩者公曰凡人初以負氣執拗迂濶見排卒多樹立或稱善處事識時務必至浮沉墮落問大計曰四衙門爲要葢翰林臺省吏部也嗚呼知言哉易名莊簡士論以爲未蔽云

孫清簡公諱鑨字文中忠烈公燧孫也父陞禮部尚書謚文恪兄弟以明經射策高第先後列大僚而公恂恂若寒素第嘉靖丙辰進士除武庫郎廻翔武選職方數年肅皇帝齋居久錮言事諸臣屢興大獄舉朝廩廩公上疏極諫借秦宋爲喻盡糺諸不法事壅蔽者華亭公咤曰憧也郎奈何輕批逆鱗哉中人憚上英察秘不以聞公移疾歸同舍郎鄧洪震賦寶劒

篇贈焉穆廟初起南文選歷尚寶鴻臚卿九年改少
太常右通政進光祿卿時江陵奪情公乞休家食十
年獨居一小樓讀書嘯咏自如丙戌以原官召進大
理卿時吳時來爲御史大夫更律例多紕繆不可行
下法司議公爭之强兩請上是大理議已進刑部侍
郎改吏部庚寅遷南吏部尚書尋以叅贊機務推肯
甫下而太宰陸光祖去廷推至再列上公名卽得肯
簡注出特眷云是時事權初歸銓部人情杌隉中肯
讓讓諸曹郎鐫俸削籍者踵屬公屹不動遷除大政
不謁內閣道遇閣臣亦不避祖平湖之意加徑直焉
新建積不平于是有紀綱疏意主會推令諸曹公舉
上請以杜專擅公覆議寢格給事史孟麟上疏申公
議新建益忮而閣部水火矣公感上知遇汲汲以人
才爲已任集思廣益欣然舍已意廓如也時徵聘之
典久廢公獨兼二三真修篤行士于科目外不次優
擢以維世風于是江西舉人鄒玄錫推翰林待詔劉

元卿推國子博士玄錫不赴而吳郡貢士王敬臣遂
授如元卿官王升馮行可相繼進階士論韙焉癸巳
春大計京朝官考功郎趙南星慨慷矢天日曰法之
不行自親昵始首摘其姻戚都給事王三餘而公亦
廉其甥呂胤昌胤昌者文選副郎也爲時論所歸同
事者譽公曰以渭陽不庇一姊子公固無成心哉公
愀然曰以渭陽不能庇一姊子直是苦心自是部院
臺省莫敢以意奸其私人者而城社之黨紳時婁江
兼程赴闕意欲有所庇而計疏先一日上憤甚合謀
新建借拾遺三庶僚下部議公覆處其則婁江私人
也詔下虞淳熙楊于庭留用袁黃方從征朝鮮候事
平酌議亡何給事劉道隆白簡至矣嚴旨以專擅切
責已又以回奏不認罪奪公俸鐫考功郎三秩虞淳
熙等削籍僉都御史王汝訓通政使魏允貞大理少
卿曾乾亨相繼申救諸曹郎于孔兼陳泰來顧允成
張納陛賈巖薛敷教各疏辯左遷有差時史孟麟陞

吏科都給事中極論前事引疾不拜而儀郎何喬遠
洪文衡連爭之上不省公去志決獨以權黨二字不
可遺後患乃上疏申職掌報聞公堅卧乞骸上遣中
官賜養羊上尊公請益力疏累十上賜傳歸踰年公
卒嗛公者方在事久之始得卹典謚清簡迫公議也
公純誠質行與人煦煦長者意所不可責育莫能奪
時三王並封議起諸曹郎岳元聲等斷斷引祖訓各
上封事久不決公率九列廷爭之婁江氣奪儲位始
定風波震撼中挺然爲時名太宰公去陳公有年繼
亦餘姚人
陳恭介公諱有年字登之中丞公克宅季子也嘉靖
壬戌進士初除刑部主事丁卯調吏部驗封主事歷
考功文選員外郎晉稽勳驗封郎中會成國希忠薨
其弟挾巨瑞保爲重江陵陰主之以張懋例請王贈
下部議少宰某唯唯公按令甲持之堅江陵擬旨竟
王之公移病或曰不已急乎公曰不然郎官與宰相

殊宰相或恐小就大有年職司封封外無職矣不得
其職吾直行吾硜硜亦竟予告甲申起稽勳歷考功
文選郎當江陵敗公芟其餘孽彙征諸名流海忠介
家食十餘年久不召公特起爲南少宰上亦嚮用特
旨改南御史大夫辛自修于北而以瑞代公推轂始
也乙酉擢太常少卿丙戌以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懲
墨吏絕餽遺簡朴爲諸司倡境內肅如戊子歲大稔
公酌積儲盈縮量出入而均劑之心獨苦會新安方
萬山爲南御史入賈人于流言以遏糴糾公中有玉
之者遂罷庚寅起原官提督南京操江辛卯晉副都
御史刑部侍郎改兵部壬辰改吏部尋轉南京右都
御史癸巳與溫太宰純襄計典尋代之亡何轉北上
意也公赴召以二僕簏隨郵吏指而歎曰此亦太宰
邪視事止息公署以待漏院見客中貴人人自失各
肅門狀曰公洵潔矣吾儕許以情白否公謝曰老諺
非敢爲名高第中外一心令朝廷清如止水不大善

乎皆佯應曰諾自是片紙無及門者公持衡以別邪正覈名實崇退讓爲主而梁谿顧公憲成爲選郎與公協力甄序流品汲汲引用禁錮諸臣觸忌諱不顧時江太僕東之數言事迕當路意謫霍州守移疾數年至是陞湖廣僉事旋以南光祿少卿推卽日得命肯上手詔也當是時柄國者假託人主意餙其睚眦吏垣許弘綱持疏出示公公北向手額誦上明聖而神叢者細于是給事王士性李盛春御史王國並由藩臬入徵太僕矣十何比部以中貴獄迕上意盡謫三司官而中不與事不列名者閣臣以請上特宥之命如例許所司復請而故選郎王教削籍時亦未經列名因援例請上怒曰此新令也安得竄前事耶姑不問公引罪乞休不允亡何會推閣臣公謀于梁谿曰吾意已有所屬第各書之明日合之果符卽列王家屏等七人以上嚴旨切責至再竟相南充陳公于陛四明

而盡謫選司諸郎顧憲成章嘉禎等有差葢閣臣注

意大宗伯某諱言山陰公與梁谿力持之以此牴牾
公上疏請宥諸臣不允再疏乞骸曰臣不能多記近
年楊巍爲尚書臣郎文選會推閣臣六人今元輔王
錫爵是也臣籍餘姚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
時呂本皆由廷推其官止四品而吏部尚書聞淵耿
裕皆列首推今聖諭先名望繼不拘資品意甚盛矣
臣敢不仰承臣擬王家屏等七人皆時望所屬又謬
以孫鑨孫丕揚爲不拘資馮琦爲不拘品及奉後旨
通列名上鑨丕揚削去矣李世達係二十年所推臣
安敢違詔詔下再譙讓臣深懼焉臣愚劣病憒以清
朝爰立盛事自取聖明督過大譴臣即褫職且有餘
愧皇上獨舍臣而罪司臣能靦然已乎疇咨之義
自堯舜迄昭代不廢卽先朝卜相不盡由會推未有
以會推爲詬者至臣以爲詬此不在法在臣匪人尒
儻其說遂長使相臣由他途進臣罪大矣上不允時
太原公亦疏抹謂聖意淵微卽臣等不能窺何況諸

臣給事遂中立盧明諏各疏捄上不允鐫中立等秩出之外并削顧憲成黃縉籍時縉憂歸久矣公哀懇稱病篤上眷留遣中官賜養羊上尊公請益力疏十四上乃賜告乘傳歸仍命有司候痊日以聞亡何南科臣任彥蘖復申捄縉詔鐫縉二秩極邊方用豈旬月間上忘前旨耶然則逐公者竟誰也蓋蘭谿初秉政云公歸夫人遣舍人兒迓公西湖索油蓋數百公訝問故對曰杌隉數椽何恃不爲暑雨計聞者相顧嗟嘆公雅留意人材委曲保護不令人知甲午正月薦以中書舍人上封事迕婁江禍叵測公陰爲卯翼令假使節去鹺使者某論糺松江丞燕祖召蕭山令秦尚明公廉其狀不盡覈調祖召于蘇州尚明宜興名曰簡實優之也而二君並以强項執法有聲郡邑公曲全善類多類此將去之數日內戚有留行者公曰如君言出矣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默然公曰吾去決矣公孤標峻節岳峙淵渟政府意忌之然亦

以風望不能稍有加所推遺佚無旬月間十常二三
報可終始令名士林倚重公去競以公之激爲鑒而
釜鬻日甚與其枉尺不得直寸無寧株守嗚呼慮遠
矣天下至今想其風采易名恭介不虛也
或問辛壬而後太宰之席未暖而去者何也曰勢也
江陵時閣幾椽史銓臣勢極矣一旦逆而收之則激
激則不得不去去而後銓臣重閣所以凌銓者以中
肯銓以高帝三尺持而閣以其伸者謂人主之寵靈

不得與天下公議抗也嘉隆之際銓臣表表者楊蕭
坂博嚴海虞高新鄭拱今上御極四十年銓政又幾
更矣陽城海豐敗而嚴雲南清宋商丘顯商丘沒而
平湖餘姚相繼顯說者咎新鄭之擅也而服其知人
其物色沈戎政葢望而得之抜吳大司馬兌張大司
農學顏于邊臬立談佥噫何神也殷正茂甫節鉞而委
以古田之役曰吾捐百萬金予之即乾沒者半而事
可立辦嗟乎察瑜于瑕者新鄭也真能知人者也推

愛于憎者平湖也眞能用人者也新鄭之敗以睚眦
平湖反其道故能兼蒲坂海虞之長雖然善用海虞
蒲坂者徐文貞也文貞上結英主之知下借天下之
公議而爲我劑故閣與銓交重江陵得君似軼文貞
其凌駕不以公議而以我誤以隨者爲劑而閣與銓
兩敗惜哉婁江之不爲文貞也夫能劑臺省而後可
以太宰能劑太宰而後可以相二者衷于天下之公
議而不我與故能使天下爲我用太上器識其次權

略而世且拘拘焉畫一隅而尺守之曰夫吾惡其
嫌于術夫術而畢足以據世也而又何嫌乎嗟嗟求
狄梁韓魏于叔季而不得平湖寧可少哉寧可少哉
或曰學平湖而失之何啻千里夫餘姚固今之曲江
也

明南京光祿少卿涇陽顧先生傳

薦從先生讀書涇里涇里人誦南野翁誼至高南野
翁者贈戶部主事學也配錢太安人生四子長性成

次自成又次先生諱　字叔時世稱涇陽先生季曰
允成字季時是爲海忠介發憤上書詈御史房寰者
也海內艷二難云先生英敏沉毅機穎絕人年十六
下帷攻苦榜其齋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
爲貧志操可想見矣嘗從師說或問禘之說先生曰
夫子而誠不知也何以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惜
乎而或人不再問也又說養心莫善于寡欲先生曰
昌不云寡欲莫善於養心師曰何先生曰心主也從

欲驅除是主與奴競也師嘿然無以難時士習浮靡
掌故家言至糜爛不可讀先生一朝起而建先泰西
京簴鼓鼓行中原而萬曆初文體一變先生退然弗
居也丙子舉應天鄉試第一尋居南野翁憂巳卯季
時舉于鄉庚辰先生成進士授戶部郎與所善南樂
魏懋權漳浦劉國徵慷慨上書申相國先生見兩公
書稱善遂厠名焉江陵聞而側目曰何物少年敢曙
曙時政耶然卒無以罪也逾年江陵病朝紳爭設醮

以禱同官代先生署名先生馳騎手抹去之亡何江
陵薨先生調吏部癸未季時舉南官先生雅注意人
才遐蒐幽討夾袋中別有陽秋未幾請告時季時不
廷試待先生子舍矣承歡之暇杜門而擷六藝之精
抉千聖之秘兄弟偲偲如也丙戌除驗封薦謁先生
下邳語及婁江公抑似重有憂者薦避席曰是方標
正人赤幟先生得無過乎先生愀然曰若識吾言異
日當驗之丁亥大計京朝官御史大夫辛蕭敏主計
事何司空起鳴乘拾遺之釁訐辛而自爲地吏科都
給事陳與郊故陰陽其詞以逐辛先生感憤上疏曰
臣接邸報御史高維崧等乞恩認罪事奉聖旨用人
出自朝廷你每不論是非輒肆行攻擊抗旨求勝及
有旨着推舉郎又推諉支吾好生恣橫反覆本都當
重治姑念人衆爲首的高維崧着降三級趙卿張鳴
岡左之宜各降一級俱調外任其餘各罰俸一年吏
部知道臣且疑且駭退而憂結盈腹誠不自知其然

也今夫工部尚書何起鳴君子歟小人歟其訐都御
史辛自修果有據歟無據歟而御史高維崧等之合
糾起鳴公歟私歟此皆章章較著不待辯而知者也
皇上爲起鳴罷自修謝之矣而又降及維崧等四御
史何歟皇上以爲用人出自朝廷是也今者起鳴訐
自修則罷自修訐維崧等則降維崧等可謂出自朝
廷歟皇上亦嘗謀諸執政大臣歟其謀之而不以告
歟告之而不以聽歟意者第謀之左右而已歟或借
有所獲罪而起鳴因而擠之歟皆不得而知也夫自
修者其賢與否臣姑無論職司考察反被中傷大計
重典一朝而壞臣亦姑無論惟是以維崧等之疏出
自承望臣以爲謬甚矣臣竊見邇年來人心日下猜
忌繁興讒誹殷積或曰某某黨也或曰某某佻也或
又曰某也陽爲某而陰爲某也所附在此則濟其私
不濟其公所傾在彼則覩其非不覩其是遂乃僉無
爲有騰一爲十塗豕杯蛇俱成公案甚矣時俗之過

爲揣摩幸人之灾而不樂成其美也昨者本部奉旨
考察無論恩怨一秉至公命下中外翕然稱服以爲
我皇上之明二三執政之有容如此無不愧恨其昔
之窺之者太淺而求之者之太深也亦足以見人心
之不泯而挽回有機矣何意復覩是紛紛乎在起鳴
既疑以宿釁蒙垢在自修又疑以忤時招尤在起鳴
既見以有援而巧爲排在自修又見以受屈而急于
辯皆過矣顧獨坐維崧等承望耶卽令彼給事中陳
與郊等深詆自修何爲者耶何怪乎人言之嘖嘖也
若曰一則公一則私臣不能解也試思兩者平心定
氣易地而觀臣恐我所謂公卽彼之所謂私彼所謂
私亦卽我之所謂公令奈何舍我而罪彼哉爲今之
計臣以爲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爲衆
論鄙自修當思何以爲僚友猶維崧等當思何以言
出而召侮與郊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啟疑至執政大
臣尤應倍加檢省風厲百僚已雖有善不敢輕以自

滿人雖未諒不敢重以尤人若無若虛孜孜汲汲積
而久之精神透徹誠意孿如本無偏好誰能求同本
無偏惡誰能求異雖有褊心負氣皎皎而負爲高者
亦聞焉而慚見焉而悔恍然自失而不知矣如是而
猶或貳以二或參以三將君子薄之輿論非之共起
而爲我驅也何必遽與之校哉元輔申時行虛衷雅
度次輔許國王錫爵和衷弼理偕臻斯道正自不難
要在卓然以皐夔稷契相勗庶幾可以答天下佘若
乃以智用智以力用力釋仁義道德而競巧拙于毫
毛假饒得濟終屬雜霸雜邪非今日所宜用也先是
御史甘士价進和衷之說其旨甚美第不務扳本塞
源徒欲調停于聲色間其究非强上以徇下則强下
以徇上外貌可觀病根終在扁鵲盧醫望而却走而
庸人方以爲無足憂此臣所以不容已于言也抑臣
又有感焉請畢其說竊見今之時非科道而建言者
必詆之曰出位曰好名又曰是進取捷徑不然則又

曰是多行不韙計畫無復之聊借以蓋醜而脫計網也斯四者亦誠有之矣而不可不求其故也臣嘗妄謂明興二百餘年矣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詞宋之理學並彬彬稱隆而獨言官之氣稍不振天下多故危言讜論往往出于他曹即如我皇上蒞祚故相張居正用事言官有相率讚頌已尒保留已尒祈禱已尒以求吳趙鄒沈王艾之儔何寥寥也又如近日維崧等合糾起鳴本屬公議及皇上詰責所以輒惶恐推避謝罪不暇無能自見始末開廣聖心者曾不思皇上聰明睿智從諫如流有如維崧等披露情愫曉暢事實章晰義理即皇上一覽而悟未可知也臣甚惜之由此觀之假令言官不爲利誘不爲威惕無事不瑣屑取厭有事不依回取容牽裾折檻時不之人他亦無繇而奮其說矣然則使人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爲也夫人情未有不喜順而惡逆者也況居尊顯者乎彼其喜也能令人榮其惡也能

令人辱有一人焉獨拂其所喜干其所惡端言正色
侃侃不顧夫安得而不名高也名高矣而當之者苦
于不堪厭恨之不足而至廢棄廢棄之不足而至摧
折則天下皆咈然不平于其心一旦時移事改是非
論定夫安得而不加殊擢也且夫短長人所時有也
天下非盡中行也肉食者非盡賢與能也而獨苛求
于斯人欲甘心焉則天下必有藉爲口實者矣又安
得而不姑舍是也是故抑者予其揚者也屈者藉其
伸者也退者佐其進者也斷可識矣假令其言是怡
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錄其長不疵其短褒
其直不嗔其狂欣其誠不虞其矯我用其言何必計
其人我不用其言何必疾其人審如是人人而能言
也何名可賈何利可徼而亦何醜可蓋非徒然也而
我反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得以
賈名徼利蓋醜者廟堂之爲也至于建言者其人大
都負氣自喜不耐矜束濶略于規矩遇事發憤往往

過當聽者方內懷不服退而詢其行事又不足以滿
其意則曰爾以古人畜我何不以古人自畜而前後
人之察見意指又因而媒孽之以取媚尋垢索瘢無
所不至于是置其言不復採而并其人亦賤之矣假
令士能潔躬修行入不愧妻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
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無聽然則使人之得以舉而
納諸群垢之中者建言者之爲也故臣以爲莫若務
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爲罪下何暇以言爲
高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先是都給事楊廷相條陳
考察事宜意痛懲矯激之非蓋亦有說第人之常情
邀指者少順指者多不知自反而徒彼此相尤甘究
必多者日勝少者日負將來之患正恐不在矯激佘
如曰曩居正用事宜尚異今非其時也宜尚同則唐
虞之際猶然朝有吁咈野有誹謗而孔子亦云邦有
道危言危行方今君聖臣賢千載一會不以唐虞有
道望斯世斯民而僅僅較短長于居正柄國之日此

臣之所痛也臣之所以尤不容已于言也大學曰自
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中庸曰正已
而不求于人則無怨孟子曰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已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又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臣誠不勝惓惓惟皇上裁察疏奏有旨切責謫湖廣
桂陽判官桂陽故柳子厚蘇子瞻莊定山左遷地也
先生慨焉有懷題其堂曰愧軒作愧軒記戊子司理
處州先生念太安人不欲行會季時補南康郡博曰
兄出弟處可乎卽日乞休而先生之官其治以教化
爲主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呼而謂之曰兄弟手足
也若鬼有兩手兩足而自相爭者乎因各授之杖令
自相治兩人愕然先生故促之兩人叩首請曰曩者
人憂辛卯司理泉州壬辰大計外吏太宰陸莊簡公
官爲折曲直故不服今吾服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
舉先生公廉寡欲天下司理第一亡何擢考功主事
先生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已丑君太安

是年婁江公再秉政天下翹佇册立忽有詔三皇子
並封先生率四司上言曰臣等伏見皇上思祖訓立
嫡之條欲將三皇子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
嫡無嫡立長于此知皇上之心有惕然不敢自專者
而必以上合聖祖之心爲安也又見皇上諭臣王錫
爵等朕爲天下主無端受誣以爲可痛可恨于此知
皇上之心有歉然不敢自適者而必以下合天下之
心爲安也有君如此豈不眞聖主哉乃臣等退而思
之惟是待之一言不能釋然無疑者皇上所據以爲
得在此天下所共據以爲失亦在此此吉凶之原安
危之幾不可不早辨而愼防也夫太子天下本立本
所以不忘天下也豫定所以固本也如之何其可緩
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是也待嫡非也就見在
論嫡有無是也待將來論嫡有無非也夫待之爲言
也濡滯而不央懸設而難期撓不刋之典潰不易之
防隳不携之信叢不解之惑開不救之釁貽不測之

憂不可也臣請得而歷數之皇上之稱祖訓倦倦矣
顧其所言立嫡待嫡二條意各有主質以建儲之事
判然不類皇上第以其合于已援而附之是爲遵祖
訓乎悖祖訓乎不可一也嘗考我朝建儲家法東宮
原不待嫡元子並不封王延臣連章累牘言之甚詳
皇上第以其不合于已置弗省豈皇上創得之見有
加于列聖之上乎不可二也臣等聞之凡有天下者
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太子之元子稱太孫天
子繫乎天也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太孫繫
乎祖也父子祖孫一體也主鬯承祧于是乎在不可
得而爵者也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無
所繫則難乎其爲名有所繫則難乎其爲實不可三
也皇上亦曰權宜云尒夫權者不得已而設者也元
子升儲諸子分藩於理順於情安於分爲稱於訓爲
經有何疑顧有何牽制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鈞
大偪所由也偪則陵陵則僭厲所階也豈細故哉而

姑任之不可四也皇上以聖祖爲法聖子神孫以皇
上爲法皇上尚不難剏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
自是而往幸而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無乃誤
萬世之計乎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是凡
皇子皆東宮也無乃釀萬世之大患乎臣每念及此
便自寒心皇上獨能晏然而已耶不可五也且皇后
者所與皇上共承宗祧者也期于宗祧得人而已宗
祧得人而皇后之職盡矣豈必有嫡而後爲快蓋皇
上以父道臨天下者也皇后以母道臨天下者也一
體也是故皇上元子卽皇后之元子也雖恭妃不得
而私之也皇上諸子卽皇后之諸子也雖皇貴妃不
得而私之也何者統于尊也今庶民之家妾有子亦
以其妻爲嫡母固其分定然尒豈必自已出而後爲
子又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而後稱子哉皇
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爲此區區乎不可六也況始者
奉旨少待二三年則是二三年而已俄而改於二十

年則亦二十年而已俄而改於二十一年則亦二十
一年而已猶可歲月期也今曰以待嫡嗣則未可以
歲月爲期也德音方布而忽改聖意屢遷而彌緩非
由煩瀆非由衆激何以謝天下不可七也善乎皇上
之言之也曰朕爲天下之主夫爲天下之主者未有
不以天下爲心者也自並封之命下聞者莫不悵然
若失愕然若驚一日之間即闇而上封事者不可勝
數至里巷小民亦囂然聚族而議也是孰使之然哉
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元輔王錫爵擔當錫爵夙
夜趨召而來正欲爲皇上定此一大事排群議而順
上旨非所謂擔當豈其願之惟是日夜惶悚矢志積
誠必欲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眞擔當佘不然皇上
尚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哉不可八也且凡人見
影而疑形聞嚮而疑聲皇上神明天縱信非溺寵狎
昵之比而不諒者一意揣摩百方猜度難以家喻戶
曉也是故皇上方以爲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爲無端

反汗無端受誣豈惟皇上不堪卽臣等亦爲皇上不堪無端反汗豈惟臣等不能爲皇上解卽皇上亦不能爲臣等解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乃來此意外紛紛不亦惜乎不可九也凡此九不可皆待之一言爲之也故曰待者事之賊也猶豫則亂謀優游則妨斷因循則失時徘徊則啟侮遷延則養禍豈非天下之大戒哉伏願皇上反觀默省長慮却顧以成憲爲必不可違以輿情爲必不可拂以初命爲必不可奪

以新論爲必不可行斷自宸衷亟舉大典皇元子首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併錫王封庶幾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社之慶萬世無疆之休萃于此矣臣等昌勝惓惓願望之至又爲書上婁江公于是並封之議寢矣已大計太宰孫清簡功郎趙高邑矢公任事公論稱霽靈手獨執政怏怏積不平遂發怒于劉給事道隆疏擬旨切責功郎降調尋削籍先生與副郎李公復陽合疏救趙請一併罷斥不報

清簡公亦乞骸歸時鄒吉水請告婁江語蔡少宰曰
昨文書房傳旨云放它去先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
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果
非相國宜爭之皇上該部宜爭之相國少宰言于婁
江往復數四不可先生竟擬留奉旨鄒元標着照舊
供職亡何會推太宰婁江屬意大宗伯羅公先生言
于選郎劉任丘曰內閣者翰林之結局冢宰者各衙
門之結局今天下大勢折而入內閣矣兒并冢宰據
之乎劉曰嘉靖時不用呂餘姚嚴常熟耶先生曰是
時威權在世廟斷自聖心則可今威權在內閣出自
相指不可太祖罷中書省而設六部惟恐其權之不
散嚴分宜以來內閣合六部而攬之惟恐其權之不
聚散則互相鈐制一人不得行其私此國家之利聚
則獨專獨制各人不得守其職此權臣之利理亂大
機于是乎在恐不得背聖祖而從分宜也劉聞愕然
要先生面質于海虞趙少宰趙曰議已定可奈何先

生曰自王楊秉銓內閣頤使惟命陸平湖始正統均之體孫餘姚守之內閣切齒二公相繼免今特出此一着吏部內閣合爲一家禍更不可言矣明公且以高新鄭何如人趙曰剛愎自是先生曰高以內閣兼冢宰是以全身爲分身也今內閣自爲政又用其同衙門人爲冢宰是以分身爲全身也恐吾儕日墮相公彀中而不知趙悟曰如君言利害乃爾遂言于婁江婁江曰誰爲此議者趙曰顧稽勳婁江怫然卒改推陳恭介先生壽掌選事婁江故爲折節若推心置先生腹先生有所推轂必以咨婁江婁江陽曰諾復攢眉向先生曰奈銜何一日忽休沐先生推孟公一脉南通政玉公德新南水部郎疏上輒下婁江陽喜曰主上朕兆甚佳君啟事正宜急先生曰有好朕兆不敢以激聒債也默相機行之半歲中沈歸德公以南宗伯召饒比部伸起南銓郎王太僕士性李訥言盛春江廷尉東之李光祿植或起謫籍或藩臬或

在告一旦濟濟九列不二年而節鉞婁江性卞急議
論或不相下先生輒平氣以柔之曰天下事非一家
私事願各捐成心也當是時内而巨璫外而宵小日
伺隙以逞先生挺挺發舒無所避忌方其持大議決
大事斧斷犀擊氣雄責育若迺虚懷汪度譚言微中
又令人意消一黄門倒推中州臬巡方使者劾其踰
限也事下部先生曰凡處小人科其本罪足矣寧留
不盡之意于法外況苛求乎疏覆罰俸三月其寬平
類如此嘗自謂得觀人之法于尼聖有五案焉退鄉
愿進狂狷一也大受小知二也衆好衆惡必察三也
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如惡者之惡四也觀過
知仁五也故事考選臺省率寄耳目于咨訪先生質
諸清議間出獨裁某郎聲望蔚起先生曰非端人也
擬外抑之爲同事者所持未幾一給事逐一風力御
史即其人也某令謗書盈篋且兩仕不一登薦剡先
生力拔之卒去一佞臣稱名諫議或曰其人月旦亦

不佳先生曰臺省以言爲職吾取其稱職已矣其邪正之辨吐茹之幾恒出人意表亡何會推閣臣奉旨不拘資品先生謀之陳太宰太宰曰彼此密錄所知印之于是各擬七人果符又同以王文端爲首婁江大恚且訝曰何獨遺羅宗伯先生曰公議不與者半若之何婁江怒曰前推羅冢宰君謂翰林止宜推內閣今推內閣又不可不已甚乎先生曰前論事今論人也婁江復屬趙蘭谿言之先生曰公論在司官不敢誤堂官也復貽書于陳陳曰公論在本部不敢誤朝廷也少宰卸縣公羅門下士又言之陳陳曰此非本部所得專也又言之先生先生曰此非本司所得專也亡何大宗伯中白簡上震怒詡讓太宰先生削籍歸矣給事逯中立疏救先生亦外謫先生歸而杜門掃軌益潛心理學季時先以儀郎救趙高邑左遷家食晉陵數百里內侃侃批鱗者踵接相與切磋林皐先生于城隅得楊龜山東林故址喜曰可以老矣

築室其上集同志闡繹程朱正學其說以性善爲本體小心爲工夫談無善無惡者藉口文成其說入人心髓不可救藥先生曰既已無善無惡矣且得爲善去惡乎既已爲善去惡矣且得無善無惡乎本體與工夫二乎一乎又曰以性善爲宗上之羲堯周孔所自出下之周程諸儒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爲宗上之曇晛二氏所自出下之無非刺之鄉愿亡忌憚之中庸所自出不可不深察也或曰孔子說性相近何等渾融孟子苦口爭一善字便死煞了先生曰人之生也直是孔子語否孔子不言無曲無直早是說煞了其人不能對一日季時問曰周子言無極而太極似亦可言無善而至善周子言太極本無極似亦可究竟義以無極而太極爲案而曰無善者無善而至善試以無善而至善爲案而曰無惡而至惡可乎以通得無善通不得無惡通得無惡通不得無善便非言至善本無善何如先生曰無善無惡原是一句話

兩極字合兩惡字而曰無惡者至惡本無惡可乎又曰筭來筭去只是躬行難世言工夫即以爲落第二義孔子不曰爲不厭誨不倦乎更不思爲何以不厭誨人何以不倦箇中消息最爲微細聰明才辨之士推勘到這裏一切都使不着然則孔子所云工夫即是本體世所謂本體高者光景次者意見其下議論而已此先生救時喫緊語也一時名流雲集颺赴東林之名大振會癸卯妖書乙巳察典清議之士引繩批根當塗以先生陰執牛耳目攝者久矣丁未婁江再召先生蔓爲祖道執手叮嚀至于涕泣遮窴言窴言貽之不省戊申詔起南光祿少卿先生以疾辭或曰不已固乎先生曰吾病重聽不敢不以實告君時沈戎政久廢李司徒見彈射皮相者疑富平修郤二公先生曰吾身介在進退此大窾會可以化三賢撤一網遂上閣銓二書而攻者蝟起南北鬨沸先生不辨也貽書友人曰讀南北諸君疏有躍然以喜者矣

喜聞善也有赧然以耻者矣耻溢美也有悚然以懼者矣懼滋競也有憂者矣憂激禍也凡曲直我者皆提策我玉成我者也不知何修可以副德意之萬分一而何較哉東李司徒曰老兄被諸賢千磨萬涅逼出箇眞身子來古人所以拜昌言也時南北交訌簸弄者至糾結不可解先生又貽所知書曰竊觀近局誠若氷炭弟從旁靜察始于意見之岐成于意氣之激未始不可轉移聯合也誠欲轉移聯合有道焉在局内者置身局外以虚心居之乃可以盡已之性在局外者宜設身局内以公心裁之乃可以盡人之性何言乎虚也各各就已分上求不從人分上求也各各就獨見獨知處爭慊不就共知共見處爭勝也則虚矣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不爲模稜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爲偏執也則公矣國家尚亦有利哉善乎高存之之言曰當今而可以化南北之黨惟涇陽先生惜之者以先生宜出而不出

卽不出不必以二書爲射的先生于此中心獨苦東
林自丁未以前譽滿天下白簡多假重者先生語同
會曰此機甚惡庶辛而後舉國騷動至以東林爲阱
于域中先生冲然穆然不競不沮身沒而精光且徹
嗟乎其際徵矣先生性簡素斗室之內竟日頹然四
壁凝塵晏如也嘗曰論中和之脉卽一嘒一咲一語
一默在在與天地相對與萬物往來何容兒戲南野
翁慕范文正公義田先生約諸昆季歲積租千石以

贍族之貧乏曰成先子之志也莊事二兄友視季時
愛兄弟之子如子教之如父至懿戚故知有贍之終
身者有及再世者于師生養死殯髫齔之交沒齒相
卹至有緣而爲利幾敗其名者先生不自白也死且
存其遺孤靡所不厚里閈衣冠宦游四方四方士有
片長可採者先生委曲游揚不必令其人知其與人
爲善誠意肫懇眞可以華豚魚化蠻貊生平不屑干
請遇不平間一鳴之當道試士時僅爲猶子通姓名

曰必有亮予不得已至情者嘗戒長君曰凡爲父兄莫不愛其子弟愛其子弟莫不願其讀書進取今府縣考童生吾始終不欲以汝名聞于主者非憨然于汝也汝質儘可進步非棄汝而不屑也就義理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箇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至今讀之尚爲汗顏不可作等閒認也就命上看窮通利鈍即墮地一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熙熙攘攘那箇不要做秀才到底有箇數在若是貴的可以勢求富的可以力求那不會求的便沒有分造化亦炎凉參就我分上看我本薄劣無尺寸之長倖博一第再仕再不效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終往厄窮以老甚而有囚有竄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汝干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汝自家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工夫透徹連舉人進士也自不難何有于一秀才若尤肯尋

向上去要做箇人卽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
布衣都成大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舉人
進士也無用處何有於一秀才汝試于此繹而思之
余其憮然于汝耶抑愛汝以德玉汝而進之遠且大
耶汝能識得省多少閑心腸多少閑氣力省多少閑
悲喜便是一生眞受用也先生中年善病乙未久疾
幾殆舉家張皇先生曰人有來處應有去處夜半忽
起微吟曰茫茫大化任推遷消息盈虛總自然若欲
箇中生去取請觀四十六年前又十八年壬子五月
望先生會講東林三日畢十八日買舟而歸時病熱
二十日作啟與長君曰杜囂謝客養神息機一切人
面上事與我分毫無實用要識得破守得定使人稱
涇陽家兒吾願足矣功名自有數不必太着意也時
命次君代書猶索筆改三四訛字廿三日早翛然而
逝先生于生死之際定矣所著有小心齋劄記會語
商語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涇皐藏稿以俟錄未

刻者藏稿十之三還經錄證性編桑梓錄先生又欲作五經餘未就又命薦編次孔氏淵源錄未及更定先生嘗曰周元公之于道至矣所以推行之于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推明之于後世者朱晦翁也晦翁至先生四百年而東林一大闡發豈偶然哉先生生嘉靖庚戌八月　日歿年六十三二子渟沐文章有父風

觀察大夫吳公傳

觀察大夫故光祿丞吾友吳君之矩也光祿而觀察者何廼所稱吾友哉嗟乎士不幸批人主逆鱗即重譴十九錫環一指斥權佞立敗矣無論一官且百計鐵其名异哉黨禁毒于褫竄謠諑慘于斧鉞三十年來士大夫之氣如風漂草隕陰鑠而化爲繞指間有躓而起起且再躓明知謇謇爲患義不返顧卒甘丘壑以死者指不數屈之矩其一也之矩諱正志號澈如出陽羨巨族始祖德明公谿代有顯者至宗伯儼

吳廼大又數傳而通政公達可敦龐有長者稱君其冢嗣也幼有儁聲婦翁萬文恭公奇其文曰是且爲天下第一人願辦天下第一事乙酉登賢書己丑以進士高等拜刑部主事百日爾疏劾都御史吳時來詹仰庇給事中陳與郊李春開御史林祖述陳汴請申上言大臣德政之律開諸人直言無隱之條語甚剴直當是時政在婁江海寧以門下士首逐襄城片言驅沈歸德勢方張仙居浮沉御史臺當塗以爲睚己也借以彈壓言事者前后請劍諸臣岌岌矣新進曹郎奈何捋虓虎之鬚哉獨不見饒比部乎君慨然曰吾待試公車目擊比部慘禍竊心艷之今幸爲饒君續死不恨嚴旨果切責謫宜君尉君出國門光祿少卿王汝訓繼論與郊謂大臣不欲言小臣不敢言一部臣言之言未脫口身投荒徼公論大快亡何王先生南矣君尉宜君月餘請假歸省李恭人迎勞驩甚越三日忽棄養假令君不上書不遠謫不遠謫歸

必不及永訣膝下造物亦巧成之嗟乎之矩幸矣壬
辰冬起家清河尉尋李饒州越歲擢儀曹郎念海內
同志未盡登朝疏請還山不報尋予告時通政以讒
使在假父子依依譚心子夜不以三公易也丙午覃
恩補原官葢家食者十有四年丁未五月轉精膳員
外郎尋改光祿丞庸未煖陳治則白簡至矣君初謁
山陰公謬前席曰當今何者爲要君對曰進賢退不
肖固問不肖者誰君歷指某某皆四明餘孽不可一
日留其黨竊聞之蜚君次骨會晉江將大拜合攻者
與乞內援者公舉者各相持胡給事忻李御史雲鵬
幾不免君上書山陰時與所知扼腕曰邪正勝負之
關機在呼吸及今不伐其謀他日噬臍無及矣邪黨
日謀所以中君者乘汪黃搆難駕罪于君葢黃儀部
汝亨一騰汪戎曹元功皆通政公所薦士時情熱鬧
中規以退避忠告而科之曰撓亂大典何哉給事汪
若霖亦外謫固知下石者在彼不在此也或謂君杜

門卷舌且立躋華膴寧至芸人之田呶呶誨侮爲君
亦自訟吾于世道多苦心于友朋多熱腸爲身計則
不知左遷吳興李量移南比部埱職業杜干請無幾
微遷人意態事屬他司者願質成焉君自幸于冷局
宜亡何疏論王三善再疏請寬楚宗之錮鳳陽者愛
君者曰是亦不可已乎君正色曰側目梁谿者以窟
窠兩言而故發難于揔淮撫淮撫之誅陳增功在社
稷何可沒也且功郎豈代太宰掌記者邪吾不敢避
東林之嫌自同寒蟬若平反吾職也辛亥大計同邑
湯御史以河南道綰臺政修郤者于君多弓影之疑
彈射無虛月遂以江右臬僉奉璽書備兵湖西道君
喜曰豫章吾翁甘棠也且多賢者吾請以政學會歲
飢日夜講求平糶弭盜之策如傳檄定臨江囂亂寬
靜撫南贛流亡廣講社聯同心興起譽髦種種治行
具鄒先生誌中平生留心經濟嘗曰吾上趙中丞邊
籌十事塞上以爲永利茲地偶見一斑尒已矣老親

在堂吾不能以三尺綬供群小頡舌推福建參議竟
拂衣歸君歸不三年病反胃不起嗟乎九廻之腸終
耿耿不可化與易簀前數日自述生平大概數千言
高存之執手與訣泣下君翛然自如徐曰爲我囑家
大人無以世業重自累生死之際可謂了了矣世之
苛求建言者或多不羈君踽踽擇地而蹈言不出口
或負氣而君故謙下或褊心鄰于刻君寬然無町畦
白首子舍恂如也課子弟飭僮僕斤斤如也嘉惠三
黨折節窮交煦煦如也三子某某某韶秀能文章舉
孝廉者二諸孫某某競英爽齾齒君者不遺餘力更
不能以浮議終抑君之子有女字蔣生生早殤女矢
從一君命拜三節祠成其志嗟乎加末俗數等矣丁
子曰自予之以君子許之矩而攻者日益至客問曰
吳君之爲君子信乎曰信何以徵之曰以白簡徵之
吳君翻以白簡重乎曰試問執簡者託足何地起念
何繇容變色囁嚅久之曰就若變色囁嚅處即公案

也倜朝攻一老曹郎儼然若敵國曰簡重君于九鳴矣予故曰之矩君子也

明良二千石平山吳公傳

公諱秀字越賢別號平山浙之烏程人系出宋忠武王璘後官副闔泉佩璽書備兵海上稱二千石者何公治行在郡也公中輩語海內士大夫疑信不能半薦讀公遺事沾襟焉嗟乎生不幸當叔季斤斤約束如處子巢稍樹立以自見世曹起怒日訾曰若奚誰當跖者微獨不奚必且盡涅其生平而後快公乎死不瞑已春秋推見至隱薦竊推原公志比之古良二千石而爲公傳公幼警慧十歲工博士業有聲十三奉母張安人諱以孝聞十八補邑弟子員甲子舉于鄉辛未第進士高等丁父西園公憂乙亥除刑部湖廣司主事杜門讀律作戒官典記丁丑分校禮闈七月論囚江北尋請告二歲補故官歷員外郎郎中積薪十有四年出守九江九江抗金陵上游楚蜀孔道

也公祛浮蠹謝干請進老稚几膝間娓娓詢疾苦狀
霆斷鷙擊幽抑必雪臺使者成案一洗而上下之稍
迕强項曰法如是尒課諸生異等者左右提挈如嚴
師如慈父青衿感奮願死一日行道上聞哭聲曰貧
生婦也而新寡公流涕被面躬吊賻焉其嘉惠煢獨
破常調行之多此類郡負山脉鑿于僞漢公負畚鍤
爲役者倡馬鬣岡不日成亡何梁龍開河樓囘龍磯
堤其甌脫以辟江水溝塍鱗次已給牛種督耕曰太
守作而農師矣歲入不貲以備賑曰未也老鸛河故
道瞰大江萬艘浮漢沔下虞夜宿公鑿河便商收漁
利而官之歲所全活無筭未幾丁倪恭人憂服闋拜
揚州守自顧其綬曰老人雞肋此久矣誼不可以衝
疲故避戴星出入搜剔諸弊竇案無滯牘訟不宿糧
五塘刱自恭襄廢于仇鸞西山諸水靡瀦洩橫溢嚙
高寶諸堤即亢赤野數百里豪獨攘其利在事者旁
睨前却公力排衆喙以去就爭之五塘蓊然如故而

虎視者耽耽矣島兵訌朝鮮羽檄旁午公新備治壯
樓堞疏濠鑿河舟而載者屬于閫曰可以積粟矣廼
爲義倉如常平法法加嚴歲凡積羨例入私橐者豪商
奸三尺而法者悉易粟輸官庾而城有備當是時楊
赫焉爲東南重而狐鼠目攝公者巧伺百口中之公
益鋭堅自持家視封以內意所任孜孜不能俟終日
堤決淳家灣適初度諸邑長詣公壽公曰諸君幸各
致眷土寧啻百觴觴我卽日堤成淮黃議起公慨然
曰固也河身日高海口日關藉賈魯復生束手困矣
親詣鹽城石磉口引村獠講求疏水刷沙法詳具河
防議中甚辯公坦衷眞率望而知其長者一旦遇事
屹如山立迅若弩決矯亢刻厲較若揭日月而挾風
霜若乃郤陳令之譖揮麗博士之珠其小者也僚屬
嚴公過于大吏公事大吏侃侃獨行其意甚者爭之
強見謂守無狀陵我公不爲異謝舟車絡繹河壖呼
郵吏按符例應之寧儉毋浮禮客快快去群囂紛突

公岿然孤立誓不反顧大賈因緣遘會而公不免矣
初公起家輒受知江陵太原二相國秉鈞不啻專且
久也令稍濡足華膴可立至舍此不屑而染指蓂夜
爲兒女子口實乎嗟寃哉解組絕跡城市郡邑幾不
知有公卽故交公亦不以尺蹏通也種魚蒔花翛然
蒐裘嘗嘆曰金谷與柴桑孰多幼後季父終喪子身
歸兦兦以東脩養白首念二人泣數行曰吾負米長
恨悠悠無已也感憤世變喟愾竟日曰不爲于可爲
之時坐視而幸其敗轉盼滋甚矣後將安窮晚號匱
廬道人自爲傳年六十九賫恨卒子士榮邑諸生早
夭孫拱宸韶秀克其家所著閒中紀養蒙善物日覽
手抄藏于笥門人多臺省中秘劉司成曰寧其最著
者野史氏曰夫世之號爲循吏者精神什九在上公
反其術行之其不免宜或曰蔣恭靖不更危且難與
何以濟曰天也毅皇帝在行宮左右百方橫索太守
持敝衣解妻女簪珥以獻免冠伏地哭請死當是時

卽百瑾寧免全上悟顧中涓咄咄母重苦窮措大而
虎口脫矣此天也非人也雖然陸方伯理之嘗問政
于恭靖曰卽善無自我作祖解者曰善且不爲首況
惡乎先進性故龐厚抑豈其折肱畏途久而多苦心
與嗟夫名者忌之的也任者怨之府也得罪朋友寧
得罪天子恭靖生公時又不知何術免矣

范太公小傳

公諱　字雲從世君揚之海陵讀書好先秦西京數
奇廩澤宮爲諸生祭酒晚令慶雲非其好也下車之
六月賦歸來人謂使君何必減陶彭澤亡何子鳳舉
郎選部封太公如其官太公篋章服歲時僅一再御
曰奈何以孺子餘艷驚里中兒蚤夜課諸子若孫暇
輒召故知徜徉碁酒選部公未幾亦謝病歸侍子舍
父子扃戶修萬石家風里中若不知有范太公父子
其知之者曰太公少年藉藉諸生間氣甚銳門下授
經者二百餘曹所進束脩日市滌灑奉兩尊人及二

昆手不私一錢二昆見背則又毋其嫂子其孤數十
年一日也既貴加意宗黨時時周卹之居恒嘆曰先
文正何人哉行年七十有嬰兒之色癸丑八月初度
選部公置酒高會諸子若孫數十輩稱觴膝下衣冠
雍容甚都袒免以下暨里中父老子弟諸故嘗受濡
沫者相率市牛酒爲太公壽人望之若神仙中人或
問太公何術神王若此太公咲曰吾胸中無事故健
匕匙二毛亦不見侵也丁元薦曰范太公其聞道者
歟以太公之下帷積學居恒自負一日而青雲豈顧
問哉造物者故息之以子饗之以年太公亦寧肯以
此易彼雖然世不有有子且老而僕僕不休者哉箕
福之五不如易之謙予故曰范太公聞道者也

桃源翁傳

桃源翁者安福李文源先生也李氏世居谷村與小
桃源接壤先生布衣韋冠礴礴其中于姓多宦游間
徙廬陵非其好也杜門小隱夢寐嘗在桃源白鷺講

會先生亦不輕與每携侍御君與南泉先生私質難
嘗言獨行獨寢不愧衾影古人眞修處吾日在戰兢
中從暗室屋漏檢點直指本體者咳口向上第一義
及考其行蔑如也鏡有不刮磨而光者哉又曰君子
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吉凶不在天也晝無妄營夜夢
亦清一事仁義終身欣暢不者塗餙至巧俯仰常跼
踳大易積餘佛氏因果其後者也先生持議多與流
俗左其誠心直道久而漸洽文江月旦甚嚴先生拂
衣今且數年矣每望見顏色輒相顧指曰此彌項郎
也絕竿牘清肘腋非矯矯白雲署者乎習之者曰南
中有叔侄爭產不決廼公動以至情不數語其人立
感悔寧僅僅三尺從事也或又曰廼公垂五十歌鹿
鳴一上公車卽振鐸桐川斷斷與督學使者爭一名
宦幾不免南成均三年以清苦厲節望宜部先生不
屑向要人出乞字再遷廷尉評歲餘郎比部三載滿
例可博一郡先生慨然曰寵及先人可歸矣竟請告

尋呼侍御君嘗謂生平有天幸二翁登賢
書小子尾其後比宦遊相去不三舍幸一小子以涇
邑令入計翁上公車旅舍共榻半歲許時時抱足卧
若嬰孺幸二不自揆入黨籍波累我家大夫世俗見
謂不平知者曰二千石何如山中樂拮据風塵何如
趨庭樂七十老人神王或携杖嘯歌或趺足蒲團靜
觀虛遊眞羲皇上人哉寧直桃源也若下生聞而手
額西向浮大白誦碧山居士詩遥爲翁壽無事此靜

坐一日當兩日如此七十年便是百四十

張贈公翁媪傳

贈公張姓諱守化字可化閩之泉人也以子子環樞
貴再贈如其官而泉人不艷公以官而嚴事之曰張
仲孝友以公至行自足聲施不朽也公之父曰蔡山
公志立公甫十歲而孤輒肘其伯兄衣而啼曰天乎
傷哉貧也異日能無季路之感長娶于陳而以授經
弟子借東脯以養陳亦十指佐饘粥公兄弟影相吊

乎怡怡如也亡何母沒公拮据佐其兄畢喪葬而弟
子日益進家微具而島兵之難作矣時寇猖甚郭幾
爲髡而伯兄以功曹陷敵中公號慟輒奮擲以往宗
人止之曰此以肉投餓虎何益之有且若不自愛獨
不餒蔡山之鬼耶公泣曰天乎以先君子之靈必不
令吾兄弟俱死謀之婦曰若何操而往贖而兄公曰
止修脯之餘尒不足可奈何陳安人曰君不悋七尺
妾敢愛簪珥邪立解以贈公鶉衣結金肘後挾所奉

漢壽亭侯香火夾袋中匍匐以往中途遇宅盜索
之公窘甚異香忽從空翔下盜解去卒持金至賊壘
流涕長跽請曰願以此壽而贖吾兄賊少之公叩首
哀籲誠動左右卒攜兄歸亡何仍出授經柯坑寺海
上零賊百餘走寺晨食徘徊廡下良久追者至乃去
而公尚酣寢野人扣扉呼張先生公始覺則屍纍纍
藏野矣又亡何兄病公重繭問醫古雷山雨驟漲得
巨木亂流以免兄且死執公手曰嗟天乎吾無以報

弟願以九原而公時時絮泣與陳安人耳語曰吾嚮者脫吾兄于亦端不自意至此需晷刻兄釐粉亂卒中矣又令我稍自愛必百全以往卽不死賊壘死海上寺等死尒而兄弟俱不瞑無以見蔡山公地下此天之所以報蔡山公也陳安人時舉以訓諸子子環歌鹿鳴之四歲而陳安人棄梧棬公又時時語子環兄弟嗟天乎而母丈夫也亡論脫粧之誼閨閫所希方急時假令以兒女子淚稍漬吾衿帶間又或返顧而計三尺孤于後死者吾且縮朒而不得前彼其慷慨無纖毫介介直好義知命之士所不能而母眞丈夫也子環兄弟流涕不能仰視子環守吳興留意古教化群縉紳士大夫修招隱之社相與表揚節烈忠孝而歸安人有沈孝子者以拯父入倭壘三日而挾與俱歸衆相顧擊節嘖嘆而子環述其贈公事甚奇質之吾友何稚孝所稱說大都與孝子合雖然父子無所解于其心者也至兄弟殺矣責鶺鴒之義于末

俗戛戛乎難哉又況婦人乎公即不幸死賊兄亦不歸其至誠亦足表見後世天故兩全倍其息而償之于子環兄弟孔子曰其愚不可及也吾故次其事以告世之巧爲避者賛曰恂恂次公孝友天性兄罹虎口弟寧致命如左右手廢一則病異香胡從神亦降只匪神降只精誠者是鶺鴒之義床笫何知彼其之子慨焉捐貲外身身存有子且文儀尒令德積慶之門我謌在原薄俗可惇

外父吳肖峰先生八十翁生傳

當吾世而有游于無懷葛天者哉俗眼相與揜口而笑雖然造化小兒將無奈混沌何而況于人乎如吾外父肖峰吳先生是也先生松陵人絕不似松陵人抑其中有孩之者存微獨不波于俗曾大父大父兩司寇而下太僕夕郎銓曹方岳郡守諸孝廉明經蟬聯軌列而先生獨泊如少年館于董宗伯宗伯挾世廟殊寵餘艷奔走一世士親知跼蹐門下唯恐不得

一當眄睞先生强項無所詘間過外氏宗伯盛席欵洽有加禮稍不愜輒跳去比宗伯至松陵先生或高卧不時出也予傲骨多迕俗先生獨心許之曰丁郎似我似我一日予以意扣先生先生掀髯曰咄吾弱冠游長安目擊信州分宜華亭海虞興化慈谿餘姚諸鉅公及其門下客如奕棋然刹那而風漂草隕赫然者與車塵馬跡俱逝矣目前諸齷齪安所溷迺翁性卞急稍拂意輒大叫事已尋觧習之者曰當其大叫時胸中本無物寧渠事後里中有不平攘臂起即貴顯不避間以此得罪邑大夫輒有天幸邑大夫弗過也曰夫夫直腸爾葢機心機事纖芥不染其中人亦久而諒之居恒不問生産扃戸一榻一几一爐一卷相朝夕者數十年幾與塵世夐絶入其庭老桂婆娑覆寢閣司寇手澤也先生愛護之甚于田舍玉帛晚年更植一松蒼翠落几案間濤聲相于喁先生呼爲二仲扁舟筍輿歲時選勝一游近者支硎鄧尉遠

者武林諸山水其游具不以酒以茗二三奚奴孤燈
裊裊于柳堤竹嶼間不問知爲先生也邑舉鄉飲酒
假先生爲重先生固謝有子歌鹿鳴家日益貧頹然
四壁中惟文太史眞蹟數幅或謂老人生計太拙予
曰先生不貧客問何以曰世人競以阿堵爲世業先
生獨舉天地間一種敦龐渾噩之氣還之造物其所
留于後者甚賒先生故不貧未四十而鰥不再娶寡
交而意獨厚力不能自給顧喜施一女弟蚤寡膳之
有常廩素心坦坦不事淵魚之察三尺孺子人人以
先生可欺先生顧未嘗欺人少與先生同時者舞知
鬪撻自以爲雄視一世先後皆化去先生如魯靈光
巋然獨存生平風雨不出戶嘗自哂曰阮生好蠟屐
吾廼無所用之野史氏曰先生年七十時避客明聖
湖每夜分携諸子倩徙倚湖上候月出游人客舫簫
管之聲俱絕先生忽戞然拍掌長嘯叩之故不言亦
不自知屈指又十年矣而神明視聽不衰龐眉皓首

長身玉立望之如神仙中人葢天所獨厚以延羲皇
上人一脉者也

無辱居士生傳

居士姓蔡氏名方榮字無辱嘗自命曰貧生無辱卽
榮願不賒也其先爲洞庭西山人徙常熟世遠不知
所自始祖壽二公生四子季諱琪娶于凌以節孝旌
遺腹子紳刻意事母鄉黨稱孝紳生驤郡諸生驤生
龍川翁晉邑諸生娶五渠呂氏踰艾舉居士龍川翁
目不忤視口無擇言耻談人閨闥事邑令馮公三年
不識其面居士見時翁輒爲稱說宋儒格言顏其讀
書處曰靜和時時耳提之曰積德二字護身符也翁
沒居士十六歲呂孺人慮孤童失學命入郡從師居
士長身鶴立雅有特操家貧取予一介不苟少年受
知陳莊靜趙少宰瞿太僕元立尤契厚嘗負笈吳德
園先生之門吳先生今之萬石君也相得驩甚居士
落魄青衿持議必依名教意有不可卽素所北面者

斷斷爭之强故寡合時流壬辰與余定交嘗曰世家子少年博一第不如布衣何以故吾虞其多造業也趙少宰之門人來按吳將報命詢吏議于少宰少宰叩居士居士以邑丞李人對少宰如其言報使者入薦剡丞旦令矣終不知居士力也隱德多類此里中一貴人暴疾逝余嗟訝良久居士曰固也此閻羅老子大計余予駭然曰凡巧宦者內外察不及君子小人皆爲愚弄不能逃者天網故曰閻羅老子大計也

晚年寄興堪輿間爲相知卜地勢家新阡俗師議多水火居士嘆曰凡大老卜地上帝必會同五岳四瀆勘其居官功罪爲禍福豈齷齪世眼冥冥決事哉中年舉子蕃篤愛之以不善居才賈禍至播遷遠徙亡何蕃客死孤孫翁期方六歲生平急人之急排難解紛擘畫井井婚媾有言翻成怨耦傷哉婦程孺人纖嗇起家艱苦百罹閭黨媏戚往來不染一縷與居士白首相莊以家難邑欝死居士拊心長嘆適瞿元立

之喪歸匍匐迎拜再拜泣不能起曰天乎天乎昔者吾友在老人必不至此矣知者聞而憐之某年月日居士葬程孺人于某宇圩自爲壽藏亡何祔蕃墓傍曰令後世便祭掃也居士今年七十有六神明矯矯健飯如壯年以善攝故愁腸日迫之洒然能自持卽此可想見其槩矣丁子曰蔡居士踽踽獨行亡論少年望而却走卽故知間有所昵輒多方避匿生平自處及爲人謀必四顧踟躕非平實必不敗之地不敢託足造物故以男女嬲之何哉友人令黃巖以書招之往居士曰曹丘非吾事也願爲汗漫游歷覽天台鴈宕諸奇勝一月而歸捧腹自快曰不以千金易此矣吳中饒佳山水居士游屐不啻徧一笠一瓢一蔬一觴可以竟日蹉使者建昌左公特表其閭曰無辱居士同物色者長洲徐聲遠秀水殷方叔皆眞隱逃名一時以爲曠典云

康隱君傳

康隱君者雲間人不知有隱君張生維一
日步出東郭門十里許孤煙縷縷荒落間茅茨竹籬
窈窕而入古樹十數株朱藤覆其下鳥語喈喈耳目
不暇應接轉而入一居士酡顏霜鬢婆娑兀坐室中
多小龕以爲道者也已微聞兒女聲不敢問姓名而
去張生客長城爲予詫其事予咲曰此吾友康孟修
也孟修過予招飲北山之灘園予備述其語君曰信
曰雲間人何以不知君君曰吾不入城市十餘年矣
生平故交不復往返間過予者隨興飲之不復報君
平厭世世棄君平豈其然乎豈其然乎隱君之父爲
饒州公以孝廉佐郡理橐中無他裝獨携一二窑器
以歸里中竊咲之隱君少負儁才顧不屑俛首尺幅
時寄興臨池弱冠受室于海虞張瑯瑯愛倩也弁州
兄弟以女弟故爲其甥女擇快壻得孟修郁太夫人
裝千金館焉孟修翩翩文采座上客常滿弁州兄弟
益愛重之不數年奩中之資盡生産日益落隱君不

復問多游冶少年之致其意泊如也吾友繆仲醇客
雲間依隱君以居丙戌仲醇游長安其母疾且殁隱
君侍湯藥及棺殮如仲醇母字隱君曰老媪得瞑孟
修手猶吾子也人以為義方隱君盛時一時名士多
從之游稱莫逆後稍落魄客相繼散去隱君扃戸株
守終不言晚而馮大司成唐常山田光祿時一造其
廬隱君骯髒如故瘠田一二頃日捐月削所入不能
給饘粥相知中或餽米數斛隱君輒呼傭僕疏泉治
畦點綴其所居之園不數日罄矣有子醇謹能讀書
不遇世態多寒燠之感隱君時嘆曰嗟乎令吾子能
孝弟力田以三寸管娛我二老人吾不以彼易此也
丁予曰予與隱君游隱君髮且白矣又二十餘年稱
六十觴猶鍾情茂陵興不減少時豈其天全故耶君
饒幽致飲謔終日胸中絶無煙火醉後潦倒其氣故
耿耿可親不可狎或以不善生計病隱君予咲曰令
孟修手牙籤作一富翁吾且拚鼻過之矣

孝節傳

今皇帝三十有七年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基洪上言湖州歸安故孝子沈之章弱冠捐七尺廁所後父蹈白刃出之死壯哉宜表厥宅里制曰可婦徐苦節三十有五年例格于齒弗得旌有司援覃恩予粟帛棹楔薦禮官也詮次其事爲之傳沈系出隱侯之章初後伯父齊之十何齊之且子矣世廟乙卯倭蹂雙林齊之沒焉章聞而號呼以徃親舊力挽之曰徒死無益也且而父有子子可無死章奮擲不顧且號且呼唳氣若縷時倭數千人盤踞結壘章狂奔出入賊貽愕扳刃欲發傍一倭若解其呼而憐之者力止之手招章携與俱歷壘中而得其父則反接迎刃矣章驚躍身覆之曰寧殺我貰父即頭流血賊且愕且嗑而所引倭則感泣歔欷代爲跪請不得急刺船作糜置釜中加醯酪焉以釜置頂率章章同胡跪使伏而嘯動蓋彼所爲哀請禮也賊意解釋齊之縛章負父

上岸旁有賊忽持矛逼之不中盛氣操刃來前所引
倭復身翼之幸不死父子匍匐閉賊中者三日而歸
居無何章聡告齊之曰兒可以歸矣子身歸及齊之
死章力撫其孤又十餘年章亦羸死諸孤大者六歲
小方娠病革呼婦徐訣曰我少離奇厄長奇窮死命
也奈若何徐泣曰繼紡育孤矢不負子章曰瞑矣徐
撫棺哭曰吾夫烈士也坎坷軫結不獲稍展尺寸豈
非天哉豈非天哉夫死而天或不棄藐孤未亡人敢
忘臨歿之言乃畢力葬章於舅姑之旁雞鳴起夜分
不寢十指軋軋無停晷每霜雪嚴酷手皮皸瘃不自
知其瘁也孤稍長力課之讀朝夕不稍懈戊寅間浙
大飢斗米二千錢殣相望也徐窘不聊生日以一粲
餅代餐又不恐下咽曰留以飽諸孤老寡婦餓死分
尒其苦行多類此長孤曰汝法有文行娠子亦成立
嗟乎節婦異日可以下見之章矣汝法每爲余言輒
相對沾襟野史氏曰沈孝子非死孝者也或曰孝子

之成其孝也以不死不死則兩完兩完則所生與所
後兩無憾也天乎哉丁子曰否否孝子以必死故不
死誠之至也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孝子以之託六
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蔑其庶幾哉天所以報
孝子奢矣

貞節傳

丁子曰故事每一使者按部輒疏節婦某某以聞宗
伯下所司表宅里如令甲歲以爲常是何節之黜也
及余幼所耳目某貞某節遠者數十年近十餘年而
不及沾一命人固有幸不幸與抑孤芳難爲風幽谷
難爲日與子重有感爲作貞節傳紀貞女者郡庠生
有經女也三歲孤母徐年二十七無子伯貢士有章
憐而撫育之如女擇壻得烏程金棣子來聘聘年十
七試不利憤死女聞報號慟即欲赴母曰徐之必我
死廼可女以母故不忍言時時飲泣或劃然一聲母
泣問曰媳病且甚矣若能從我則生不者促之死爾

且女不識金郎面强作情癡邪女以首搶地曰母必以女故死女請先之亡何母死女殯殮如禮卒哭不卜日歸金氏時萬曆戊子十二月八日也馮棺踊絕道路聞之無不流涕已拜舅姑畢扃戶密室中妯娌罕睹其容嗣姪士基之子紹緣縞服茹蔬凡十年丁酉七月六日死貢士爲余言貞女事淚淫淫下予亦沾襟貢士死且十餘年而錄亦孱弱田舍翁斤斤五斗粟何知仁義而貞女大節無復有聞于當道者矣

朱太史文寧嬰其事碑焉或曰女未嫁而殉禮與太史正色曰彼草莽之士遺腹之孤非臣子乎哉嗟乎論定貞女者安吉桐山鄉沈巽聘室也未嫁而巽以盜下獄女陰脫簪珥鮮之且囑曰若改圖邪請與終始不者絕矣巽不悛亡何竟庾死一家各烏鼠竄女度無可俯仰杜門矢守有葉姓者說以爲妾女剪髮自誓終身不嫁父母死依兄弟生平自食其力績紡拮据以老或問曰若怨乎曰命也今年

七十餘矣鄉人呼張貞女云陸節婦朱氏歸安故孝
廉時中妾也時中有文行學者稱午峰先生朱十八
侍孝廉巾櫛不數歲孝廉死無子有嫡女遠適長興
李丞鶺朱奉嫡費勞勞形影相依如母子者五十餘
年費卒孝廉嗣子不克家故業悉歸巨室而朱以一
廡奉兩木主歲時蒸嘗無殄當是時陸氏如綫之脉
懸于一踆嚴大常正邦將延而禮贍之朱正色對曰
老媼旦莫人爾假食息于他姓耶異日無面目見夫
子矣就其地宂焉元薦作生壙志銘之又數年卒壽
八十六李節婦錢氏長興東山李大韶妻也大韶不
得于父鶴暴死錢年二十二子良棟方兩歲鶴廢著
婦以子故失愛尺土無所遺宗人說曰婦欲以枵腹
撫孤兒邪錢矢靡他焚嫁時衣見志數年鶴亦死錢
力營葬并厝大韶墓側于是携孤徧告諸宗人曰婦
力殫矣嬖歸依外氏艾其淵宿儒也無貲産日夕以
十指爲生計棟稍長附塾師學句讀亡何棟娶婦始

歸東山落魄館穀兩婦煢煢影弔也癸巳歲除里中爭市牛酒雞豕爆竹相爭逐孤嫠突尚冷呼其幼孫持一升丐米他舍宗黨無應者或手一掬擲之升不能半兩婦相對泣度歲晨返焉甲午棟入泮庚子鄉舉甲辰成進士拜泉州李以板輿將母時市滫瀡錦綺以進錢邑邑不快棟長跪請故泫然曰嗟天乎先君子之不祿也老媼不自意今日兒奈何令媼獨溫飽乎囁嚅似不忍竟閑居時與婦譚少時事悲不自勝久之以鬱死易簀耳語子婦曰棟而忘而毋三十年之苦乎哉勉以立身居官大節壽五十六大韶母與先大夫再從兄弟先大夫嘗爲元薦言李郎故無罪死即死奈何苦其婦乎婦之有棟也天也較他節婦差幸惜不及竟其報以死雖然可以下見李郎矣董廷虎妻王氏長興惟新里人家世寒微有子三歲虎卒王年二十四俯仰無依惡少朱電慕其姿强贅焉王割一耳血淋漓從門隙投之電驚遁今五十七

歲矣家貧以績紡營生所遺祖田十餘畝不廢生平
寡言咲卽妯娌不稍假耿耿孤立其天性也陶節婦
王氏烏程庠生舜臣繼室也舜臣力學夙有聲壬午
垂試暴卒王年二十九哀毀不欲生已自念有身勉
進水漿兩月幸生男舜臣家故饒兄弟相繼殁産中
落所存不能什一矣方困戹時親族勸其姑鬻以濟
而王悲不自勝曰先君子之不幸也唯是藐孤我亡
能張大其業而廢之乎戊子丁亥歲大祲母子終日
以一文市餅餌强自給至突不煙者半旬扃戶僵卧
見呱呱泣枕畔隣嫗怪之排闥入王氣息幾盡矣急
以湯藥甦之而王了無他恙以故欲說之改適者足
三四及門輒舌撟不能下子稍長就外傅王苦以針
指供束脩宗人誚曰而夫故坎壈一經奈何復苦若
子耶王不應呼其子曰尚志而忘而父未竟之業乎
朱比部長春出舜臣門下誨督尚志比于子王端凝
寡言咲時堛處陋室妯娌未嘗見褻容或徵其少年

艱苦狀泫然曰命也今年五十有三

王孝子傳

王孝子者鄞人也諱伯化字子魚爲郡諸生以方正稱嘉靖丙辰島倭入寇海上諸城歲幾一再髡居民扶老幼逃匿趾錯也子魚掖母虞避難匍匐道上偕行者曰賊迫矣君子母不兩全幸蚤計虞亦顧子魚曰若同死亡益也誰收吾骸者子魚泣不應倉皇掖虞前望賊呼曰吾饋若金勿傷吾母賊揮刃向虞子魚挺身受之遂遇害賊感子魚孝亦置虞去時從弟某聞變收子魚尸舁虞入山中亡何寇平孫大韶偕虞至定海勉衣食于親戚十有七年而虞歿大韶又言子魚之事其父也父昆季爭産子魚長跽泣諫父感悟沒齒不析爨孝哉子魚即不死亦足述矣丁子曰子魚無死疆之義獨不能爲海上之鷗乎曰人之畏死必甚于去其鄉也去之不得寧以身殉噫子魚亦苦矣或曰子魚且死顧安知其毋之必全乎又安

知其弟之必能挈母去乎一死奚塞責也曰子母共命死生以之此最初一念介于魚死而母不免于賊賊去而母或以憂悸死皆子魚之所不能知者也而卒不害其爲孝況乎殺其身以全其母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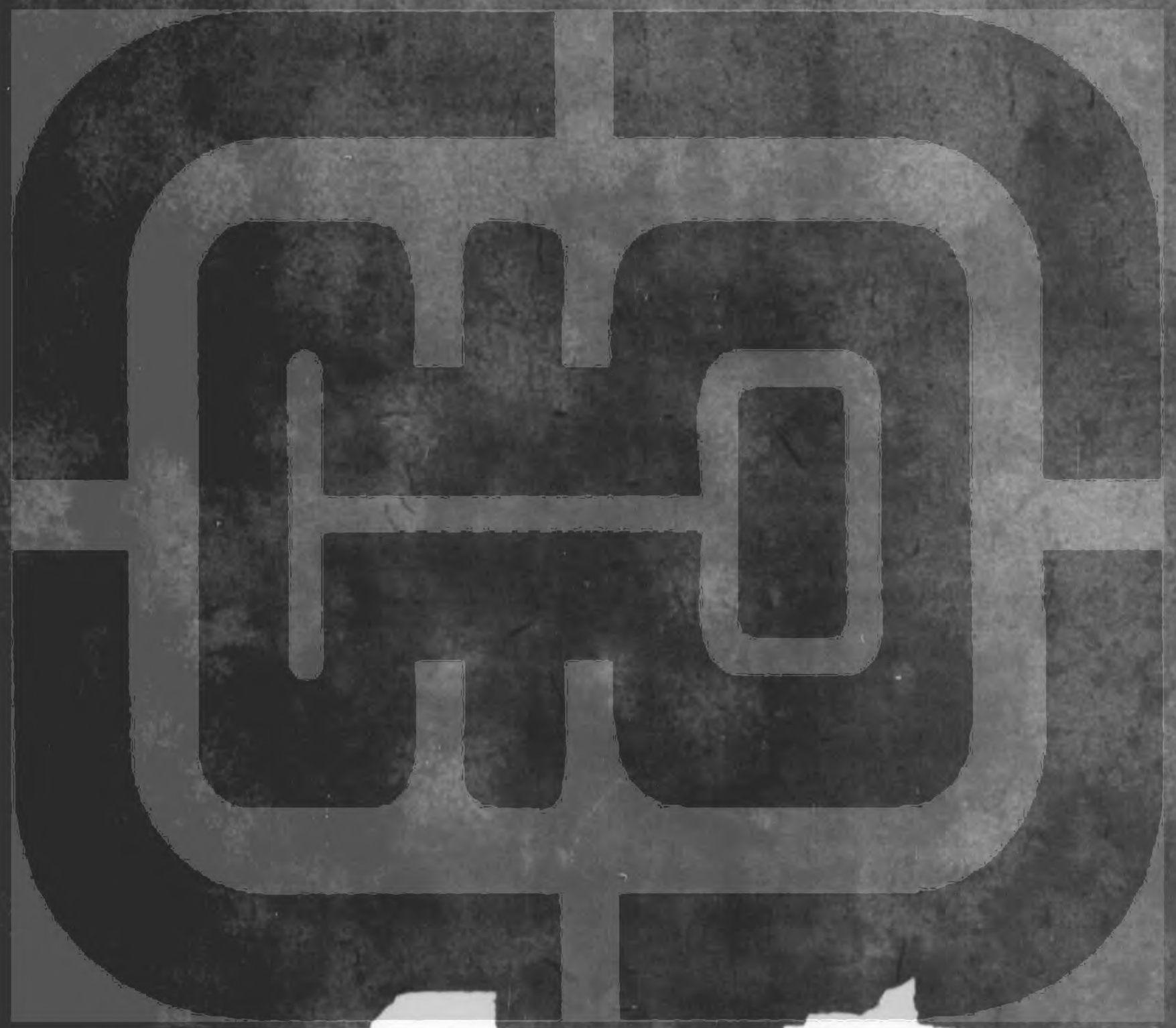
李節婦費氏傳

余益深悲夫幽谷之芳不得與春卉並耀也彙郡邑孤孑得七人焉而傳之以上于藎使者豫章左公氏于闡幽之義雖然覿面而失二節婦皆李姓其一先安人從母也其一門人李生士麟曾王母皆弘正間人今幾百年而世道又一大變矣余不勝慨愾士麟孝廉而貧甚時爲余道其曾王母苦志淚涔涔下余亦沾襟不知涕泗何從益誌節婦墓者大司寇箬谿公也箬谿師事姚嵩菴先生李生蕙與嵩菴善稱肝胆交蕙故平樂太守庸之曾孫也娶于費爲茗上名族名縉紳裔蕙發憤下幃十七廩于學官屢試不第益攻苦嘔血欝欝死時年二十七費哀痛欲殉念舅

姑老且遺姬泉下之盟有待嵩菴先生聞而哭之慟
已慰藉曰嫂幸善守將疇依費拜而哭曰未亡人遺
姬五月矣天或不亡李氏乎嵩菴號泣再拜卽于柩
前矢曰若生男耶請以女妻之甲子春二月十日果
舉一子費以其生不見父名之曰倫字天彝傷爽有
父風又四年費葬蕙于白鶴阡營雙穴其一留自待
也拊棺慟哭執紼登山白衣冠往送者咸嘆息踈不
獨守也而且才值歲不登鬻奩具以供堂上甘毳二
尊人時爲解顧姑范氏病疽費日夕侍湯藥容禱于
神願以身代尋果愈時門祚衰薄三尺孤敢與卑睨
者爭勝時含淚曰吾以百忍爲生計倫倘有微恙費
持而泣曰天不欲存李氏孤耶未幾起就外傅命習
詩曰此爾父遺業也誦蓼莪陟岵之篇輒傷孺子無
父又興感杖杜曰人生三樂孺子不天無其二乎倫
亦感奮顏其堂曰永思於是議婚姚氏嵩菴先生慨
然尋舊盟未幾倫博士弟子員費爲具衣冠設祭

告先處士曰未亡人撫煢煢遺孤茲長服父衣冠敢
告祭畢泣數行下倫亦雨泣范氏姑猶及見之而喜
可知也倫舉六子長春榮次春敷春暘春生春舒春
先仲獨當門戶餘彬彬文學俱補博士弟子員高等
食廩餼春生晚貢博士會稽士麟其子也乙卯歌鹿
鳴里中人嘆曰一遺腹子輒昌熾蕃育衍詩書之業
于三世而卒光大焉一念精誠見神祚之矣丁子曰
嘻異哉蕃李氏者烈婦也高巷先生庶几程嬰乎烈

婦春秋六十忽不怡倫往學宮宿於城隍之旁舍恍
忽聞廟中宣聲曰節婦費氏到倫疑懼趨歸費已病
卧倫惶急醫禱費咲曰白鶴阡我東望而欲速去者
久矣倫跽請遺言曰我年二十五從涕泗中課爾及
壯以迄今日孺子善自愛母墮令名言畢而瞑嗟乎
世衰道微彼其之子受國厚恩蔑棄君父敢赧顏逃
死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費氏煢然一婺卒能拮据荼
苦挈其五月遺腹還之所天栢舟之誓寸心千古矣

其保世滋艾非初願所敢望也笄而丈夫哉吾故傳
其大節以愧夫世之爲人臣而二心以偷生者外從
王母別有傳

卷之六終